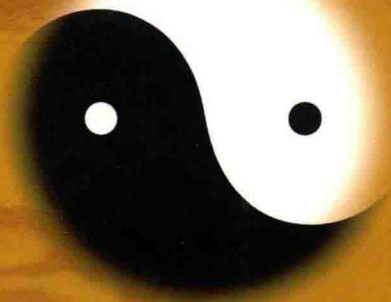


道教典籍選刊

# 無上秘要

上

周作明 點校



中華書局

道教典籍選刊

無上秘要

上

周作明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無上秘要/周作明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6.9  
(道教典籍選刊)

ISBN 978-7-101-11670-0

I.無… II.周… III.道教-中國-百科全書  
IV.B95-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62443 號

責任編輯:朱立峰

道教典籍選刊

無上秘要

(全三冊)

周作明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44 1/2 印張·6 插頁·790 千字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00 冊 定價:156.00 元

---

ISBN 978-7-101-11670-0

# 道教典籍選刊緣起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歷史悠久，可以溯源到戰國時期的方術，甚至更古的巫術，而正式形成於東漢時期。它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人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對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都產生過重大影響，並波及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

道教典籍極為豐富，就道藏而言，多達五千餘卷，是有待進一步發掘、清理和利用的文化遺產之一。為便於國內外學術界對道教及其影響的研究，便於廣大讀者瞭解道教的概貌，我們初步擬訂了道教典籍選刊的整理出版計劃。其中既有道教最基本的典籍，也包括各種流派的代表作，有不少書與哲學、思想史關係密切。所有項目，都選用較好的版本作為底本，進行校勘標點。

由於我們缺乏經驗，工作中難免有失誤之處，亟盼關心此項工作的專家和廣大讀者給以指導與幫助。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八年二月

# 序

道教最早的一部類書無上秘要，據說是周武帝宇文邕編的。周武帝嚴厲打擊佛教，是合稱「三武滅佛」的三位皇帝中的一位。道宣續高僧傳卷二釋彥琮傳說，周武帝宇文邕，「自續道書，號無上秘要」。周武帝是否親自動手編無上秘要，沒有更詳細的記載，學者們推測是他下令受寵的一批道士集體編纂的。即使沒有親自動手，無上秘要的編纂也充分體現了周武帝對道教的信仰和扶植。這從書名「無上秘要」就可以看出。「無上」就是最高，書名「無上秘要」即標榜其書是「最高經典」。這從無上秘要一百卷二百八十八個品目的內容和排序也可以看出。類書是一種工具書，它將文獻資料分類編排，為的是方便查閱。但二百八十八個品目的着眼點不在於方便查閱道經，而在於以「最高經典」規範並統一道教的教理教義，取代佛教，進而用道教統一全國朝野上下的思想。用勞格文（John Lagerwey）、王承文等學者的話說，周武帝企圖通過編纂無上秘要，以建立國家宗教、國家道教。

周武帝建立國家宗教、國家道教的努力，並沒有成功。但規範並統一道教的教理教義，無疑是符合道教本身當時的發展趨勢的。各支道教面對外來佛教的強勢崛起，聯合甚至合一的願望被加強了，被提速了，並採取了行動。一些學者通過無上秘要二百八十八個品目的內容和排序，分析當

時道教各派融合的狀況。一些學者評價說，周武帝編纂無上秘要對於促使道教各派的融合起到大作用。這種作用究竟有多大，作用於哪些方面，是通過哪些環節、哪些道士發揮作用的，都還可以進一步研究。

北周是鮮卑族建立的割據政權。鮮卑族皇帝周武帝企圖建立國家道教，雖然沒有成功，但他下令編纂無上秘要的努力，是中華民族內部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的一種願望和一次實踐，對促進中華民族融合也起到一定作用。周武帝的此次實踐，也為我贊同的一種學術觀點增添了例證。這一學術觀點是：道教不僅僅是漢族的宗教。

周武帝下令編纂無上秘要的着眼點不在於編類書，但還是按照類書的體例編纂。故而，斗轉星移，當北周退出歷史舞臺之後，無上秘要也卸下了建立國家道教的重任，只剩下類書的本色。類書無上秘要原有一百卷，是大部頭。道藏現存六十八卷，雖然缺損約三分之一，已是殘卷，但仍然卷帙浩繁，為今天保存了不少古老道經和其他文獻。點校者周作明博士統計後認為，「全書共徵引經書一百二十二種」。其摘編的經書和其他文獻，比如早於王弼本的老子，源自古本，可資校勘。有些原書已經亡佚，比如老子妙真經，無上秘要存其佚文。可見，無上秘要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一些學者利用無上秘要進行多方考證，已經獲得了不少成果。可以預見，無上秘要將繼續為善於挖掘的學者們提供有價值的資料。

周作明博士的專長是道教詞彙研究，屬於道教學者中的稀缺人才。他坐得住，鑽得進，刻苦好

學，耐得寂寞，且多有創見，敢於學術爭鳴。我的好友、日本吉川忠夫和麥谷邦夫兩位教授編的真誥研究（譯注篇），由我翻譯後改名為真誥校注出版（一）。周作明博士寫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評真誥校注一文，對原著中的一些校勘和注釋提出異議（二）。吉川忠夫和麥谷邦夫二教授是著名學者，我是譯者，周作明博士並不因為顧忌這些而放棄發表看法，難能可貴。

記得王利器先生為我們講授淮南子時講到：「人讀書，人受書之益，書亦受人之益。」點校，就是書受人之諸益之一，最終的落腳點還是幫助讀者受書之益。周作明博士埋頭苦幹，持之以恆，精心點校無上秘要，並廣搜文獻，以敦煌道經填補了道藏本闕漏，可謂功同原作。我相信，讀者必會受周作明博士點校的無上秘要之益。

周作明博士為人謙遜和氣，尊師愛友。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六日，周作明、沈偉萍夫婦安排並陪同我和他的幾位師兄弟，隨同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全體教師，同游成都龍泉驛枇杷溝。我們看到，漫山遍野的枇杷樹將幾座山嶺覆蓋得嚴嚴實實。果農在山上圈起的樂園裏，一棵棵枇杷樹的樹冠接連不斷，遮天蔽日，滿樹熟透的黃燦燦的枇杷掛在頭頂，近在咫尺，樹下備有桌椅、茶點。我們邊吃枇杷邊漫談，度過了難忘的一天。我作了一首七律游龍泉驛枇杷溝以為紀念，詩曰：「錦官城外

（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二）朱越利主編理論·視角·方法——海外道教學研究，齊魯書社，二〇一三年，第三九一—四〇一頁。

枇杷谷，碩果千枝作帳廬。口啖鮮艷呷紙盞，身圍才子話金烏。林間牌戰紅塵遠，椅上人眠青影足。可愛博生男女俊，登山矯健入雲途。」我希望他們的學術成果就像枇杷溝的枇杷，碩果累累，也相信他們會攀登到學術的巔峰。

周作明博士點校的無上秘要即將出版，藉此之機，我祝願年輕人們飛得更高！

朱越利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 前言

無上秘要是現存最早的道教類書，北周武帝宇文邕主纂。據敦煌遺書伯二八六一號唐開元六年鈔無上秘要目錄，該書原本「合一百卷，二百八十八品」，但開元後漸漸闕佚，正統道藏現存六十八卷。現存無上秘要雖非完璧，但它在魏晉南北朝衆多道書中堪稱巨帙，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是研究北周文化及隋前道教不可或缺的資料，對道教經教體系的形成及後世大型道教類書的編纂，均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 一、三洞經書北傳與北朝韋節、王延等人的闡發校理

據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二釋彥琮傳載，周武帝宇文邕平齊後（五七七年），在通道觀道士的幫助下，「自續道書，號無上秘要」。然而，這部由北周一代賢君主持編纂的大型類書，其主要收錄的却是魏晉南北朝活躍於南方的上清、靈寶、三皇等道派造制的三洞經書。所以，要討論其成書，首先得從三洞經書北傳談起。

由於南北朝的割裂，南朝齊梁之時南北方道教基本上處於隔絕狀態，陶弘景真誥卷十九叙錄即

說，南方道士造制的上清、靈寶諸經「今世中相傳流布，京師及江東數郡，略無人有，但江外尚未多爾」。南朝社會穩定，士族生活優裕，爲了迎合士族文化的需要，南朝道徒製作了大量經書，又先後有陸修靜、孟景翼等人將各派道書總括爲統一的經教體系，並有宋文明、臧矜等人闡發道教義學，道教文化盛極一時。與之相比，北方少數民族連年爭戰，中原舊有文明摧毀殆盡，道教也衰微，只有北魏初寇謙之改革天師道，清整科律，革除巫覡及男女合氣等方術，新天師道稍行，但很快又湮沒無聞。

與南朝道教宗奉「三清」尊神不同，北朝道教歷來自稱源出老子。魏書釋老志說：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跡無常。

張魯五斗米道稱老子爲太上老君，尊爲最高神，並教其徒衆習誦老子；寇謙之改革其教法，也託稱太上老君授其「天師」之位，並降授雲中音誦新科之戒二十卷，可見，老子依然是寇謙之新天師道的教主。而北方的另一道派樓觀道本因老子曾於該地爲尹喜說道德經的傳說而創立宗派，當然也以老子爲教主。北朝的兩大道派如此，其他道士更不例外。隨着時間的推移，研習道德經的道士日漸增多，闡發義理的風氣日盛，還造制出太上老君開天經、西昇經等神化老子的經書。

道教義學興起是北朝後期道教發展的重要表現。而更爲重要的是，在南梁北魏中後期，南北道教多有交流，南方的三洞經書不斷爲北朝道教所接受，而流通的交接地則是華山。根據現存的資料

看，南朝三洞經書北傳的途徑主要有兩支。一支自嵩山道士趙道靜傳韋節，韋節後隱居華山，最後也隸籍於樓觀。另一支自華山隱真陸景傳陳寶熾，陳寶熾後也隸籍於樓觀，並先後傳侯楷、李順興、王延，侯楷復傳嚴達、于章。王延還從來華山隱修的茅山真人焦曠處得到大量三洞經書。除華山向北流通外，北朝道士還積極搜討道經，據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載，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樓觀派道士王道義大修壇宇，即「令門人購集真經萬餘卷」。三洞經書北傳推動了北朝道教的傳播發展，也促成了北朝道教義理學的勃興，最終形成無上秘要兼融各派的統一的經教體系。在經書北傳過程中，有兩個人的作用甚為關鍵：一是韋節，其著述開導了北朝道教義學風氣；另一位則是王延，其所得經書，可能即是北周武帝主修無上秘要的主要資料。有關韋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十載：

法師韋節者，字處元，京兆杜陵人。其族名家，藏書萬餘卷。節幼而好古，通經傳子史，傍及占候之術，靡不精索。十四歲，後魏武帝擢為東宮侍書。及孝明帝初即位，太后視朝，出守於魯郡。莊帝立，復為陽夏守，以可近嵩山隱真道士趙道靜法師也。既至，遂還簪紱於朝，而謁法師。受三洞靈文，神方秘訣。靜通曰：「嵩高是神仙福地，頃浮屠氏棲於此，非有絕俗之行，直欲託名嶽以鬻風聲。由是積屍沉魄，穢濁靈山。比者天文氣候怒戾失中，恐災流於此，尚宜安居耶？汝可抵商、洛、岷、益間，吾當游泰山，或乘桴浮海。」節乃卜居華山之陽，人因號華陽子。餌黃精、白朮、胡麻、茯苓、丹砂、雄黃，修三一、雌一、八道九真。又行黃庭內景、智慧消魔經法。

撰爲三洞儀序，注妙真、西昇等經及莊、列、中庸、孝經、論語，惟老子、周易有別論八十餘卷。又讀太和真人樓觀先生內傳，復爲一卷。周武帝嘗請受靈寶五符赤書真文，有白鶴臨壇，徘徊而去。帝嘉之，屢有錫賜。復詔爲修真之曲，遂撰精思法。上歎仰再四，因賜號精思法師。時有陳國使周洪正，聞師名，欲即問道。帝召與之對，剖析深微，抑揚三教。洪正美而歎曰：「此三界傑人，非止二國之可仰而已。」帝特改號玄中大法師。已而廬於山之東嶺，屏諸喧雜，以宅清曠。上聞之，復賜太元精舍。武帝太和四年（外紀作天康），忽彩雲如蓋，覆其廬。且曰：「予當乘此而去。」遂不出戶。十有二日，乃寂然解化，降年七十三。

可見，韋節修行所據乃上清派的黃庭內景經和智慧消魔經，又曾撰三洞儀序，表見其對南來三洞經書道法多有接受；但他又長於著述，注妙真經、西昇經及莊子、列子、老子、周易等，通過傳注闡發道家經書義理，以士族文化改造道教，從而推動道教發展。

而無上秘要的主要資料來源則與王延有關。雲笈七籤卷八十五屍解部載：

王延，字子玄，扶風始平人也。九歲從師，西魏大統三年丁巳入道，依貞懿先生陳君寶熾，時年十八，居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興特相友善。又師華山真人焦曠，共止石室中，餐松飲泉，絕粒幽處。後周武帝欽其高道，遣使訪之。焦君謂曰：「世道陵夷，佇師拯援，可應詔出，以弘大法，吾自此逝矣。」延來至都下，久之，請還西嶽，居雲臺觀。……其三洞玄奧、真經玉書，皆焦君所留，俾後傳於世。周武以沙門邪濫，大革其訛，玄教之中，亦令澄汰。而素重於延，仰其道德，

又召至京，探其道要。乃詔雲臺觀精選道士八人，與延共弘玄旨。又敕置通道觀，令延校三洞經圖，緘藏於觀內。延作珠囊七卷，凡經傳疏論八千三十卷，奏貯於通道觀藏。由是玄教光興，朝廷以大象紀號。至隋文禪位，置玄都觀，以延爲觀主。又以開皇爲號。六年丙午，詔以寶車迎延於大興殿，帝潔齋請益，受智慧大戒，于時丹鳳來儀，飛止壇殿。詔以延爲道門威儀，之制自延始也。蘇威、楊素皆北面執弟子之禮。仁壽四年，告門人曰：「吾欲歸止西嶽，但恐帝未悉爾。」是年九月，委化于玄都觀。

王延名重一時，從茅山隱真焦曠〔一〕處得到衆多「三洞玄奧，真經玉書」，由於周武帝於建德三年（五七四）五月禁毀佛教，「玄教之中，亦令澄汰」，道教也隨之罷除。但周武帝「素重於延，仰其道德，又召至京，探其道要。乃詔雲臺觀精選道士八人，與延共弘玄旨。又敕置通道觀，令延校三洞經圖，緘藏於觀內」。而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十「嚴達」條載，周武帝廢除佛道二教後，「特爲法師（嚴達）建通道觀於田谷之左，復選樓觀之士十人，俾共弘真教」。此十人即嚴達、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樂、于長文、張法成、優道崇，世號「田谷十老」。其中，嚴達聲望最著，而王延所得經書最多，對道書研究最精，因此，奉周武帝令校讎三洞經法，校經書八千餘卷。王延校經始於建德三年（五七四），所校書即收藏於通道觀內，周武帝主持修纂無上秘要則在建德末年（五七七），參與者

〔一〕仙苑編珠引樓觀傳：「茅山道士焦曠，字大度，周武欽仰，拜爲帝師，於華陰造宮。」知焦曠爲茅山道士。

即爲通道觀學士，所採用資料的主要來源，即王延收集校訂的三洞經書。王延或即爲無上秘要的主修人之一。

總之，從北魏中後期始，南朝的三洞經書經華山源源不斷地向樓觀、京城長安流傳，南朝道教各派遂與寇謙之之新天師道、樓觀道逐漸融合，道教學術在古都長安逐漸興起。在此過程中，韋節在西魏北周時對道教義學的闡發，代表了北方道教學術的新趨勢和新水平；而王延對南來三洞經書的整理，奠定了北方道教大規模向前發展的基礎，爲無上秘要的成書準備了必要條件。

## 二、佛道論爭、周武毀佛與無上秘要的編纂

佛道二教在發展中相互融攝，又多有鬥爭。南朝宋齊之際由顧歡夷夏論引發佛道論爭，先措意於評判佛道二教優劣得失，後來又深入到比較二教理趣深淺，還有佛教徒詰難道體有無等問題。論爭加快了佛教中國化的步伐，同時也促進了道教的理論建設。當東晉時，北方中國建立的十六國政權，本爲夷狄民族，所以十六國國主大多信佛，形成了「夷族信奉夷教」的格局。至魏太武帝，有重臣崔浩師事寇謙之，信道滅佛，武帝下詔對京城佛門橫加誅滅，開滅佛的「三武一宗」之首，造成並加深了佛教徒和以寇謙之之新天師道爲代表的道教間的仇恨。但至北魏孝明帝繼位後，又排斥道教而大興佛法。北魏國主對佛道二教的偏激，使二教聲勢大起大落，二教的鬥爭也表現得十分尖銳，或互鬥法術，較量高下，以求王者信寵，或互占山嶽寺觀，擴大勢力範圍。但總的來說，北朝國主信奉佛

法者多，佛教聲勢逐漸壯大，而道教日漸凋零，前引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韋節」條所記其師嵩山隱真趙靜通所說「嵩高是神仙福地」，但「頃浮屠氏棲於此」，所以不可安居，故勸韋節「抵商、洛、岷、益間」去弘道，即其明證。

繼魏太武帝後，再次實施崇道抑佛的，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北周政權乃承魏王統，元寶炬的西魏政權，本即北周孝閔帝宇文覺之父宇文泰一手扶持操縱的。與北齊大興佛法相反，北周依靠關中漢族立國，崇儒學、興道法。

據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載，「周武初信於佛，後以讖云「黑衣當王」，遂重於道法，躬受符箓，玄冠黃褐，內常服御。心忌釋門，志欲誅殄」。但「黑衣當王」的讖謠只是其轉變信仰和誅滅佛徒的誘因，周武帝志在一統大江南北，「殊不以戎狄自居而提倡胡教」<sup>(一)</sup>，而歷代北朝統治者大興佛事，勢力過分龐大，對封建王法確實已構成威脅，成爲其一統南北的障礙，故「志欲誅殄」。北周武帝於建德三年（五七四）滅佛，但其思想及輿論準備則前幾年已開始。天和二年（五六七），有還俗僧人衛元嵩上書說「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認爲「國治豈在浮圖」，正合周武帝以堯舜的唐虞治世爲榜樣的志向。據廣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臣滯惑解下載，衛元嵩尚有相應建議，云：

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

〔一〕參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三八九頁。

俗，罔擇親疏，愛潤黎元，等無持毀，以城隍爲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勤用蠶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爲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

奏疏中所設想的平延大寺，延攬各派領袖，舉賢推能，實乃封建王朝宣揚王化的教化機構，這一政教合一的構想，能克制佛教勢力對封建政權的分割侵吞，符合周武帝安邦定國的立場。周武帝後來設置通道觀，招攬各派學者，很可能即受到衛元嵩造平延大寺，不立「曲見伽藍」的啓發。

據集古今佛道論衡載，衛元嵩上書後，「帝納其言」，可見，衛元嵩的建議對周武帝廢棄佛教起到了推動作用。爲了使群臣及各教領袖信衆領會其排佛的意圖，據廣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記載，周武帝於天和四年（五六九）三月，召名僧、碩儒、道士及文武百官兩千餘人於正殿，量評三教優劣，周武帝宣佈，「以儒教爲先，佛教爲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但當時衆議紛紛，不符周武帝意圖，於是在第二次集議後，周武帝闡明「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的立場。同年四月，第三次集會，要求參議者「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令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深淺，定其真僞。天和五年（五七〇），甄鸞上笑道論三卷，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即於殿庭焚蕩」。接着，釋道安又上二教論，詆斥道教。周武帝尊道抑佛的意圖屢次受阻，乃於建德二年（五七三）復召集群臣、沙門及道士，重定三教次序，以儒教爲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後，但仍然得不到響應，乃於次年「初斷佛道兩教



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斷然滅除佛教，爲示公允，同時罷免道教。建德六年（五七七），周武帝滅北齊，同時在齊境廢佛。

無上秘要的編纂及經教體系的形成，無疑受到過笑道論、二教論的刺激，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周武帝雖當衆把笑道論付之一炬，但笑道論對道教的詰難及道教自身存在的問題，却在周武帝心中澆之不滅。笑道論、二教論，現均收入廣弘明集。

在笑道論中，甄鸞從道經中找出各種自相矛盾處，列爲三十六條，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方面：一，道教創世說自相抵牾，而且與史實不符；二，道教神仙譜系混亂；三，道經舛謬僞濫，威儀戒律略無統序；四，道經剽竊佛經，但却不識其義；五，道教金丹符篆等術虛妄荒誕；六，道教修持得道之說缺乏理據。

笑道論被周武帝禁毀不久，釋道安又作二教論，通過比較儒道文化和外來的佛教，認爲「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二教即儒釋，道教只是儒教的一支。該書從比較入手，先比較佛教和儒道理趣的深淺同異，繼而通過對周孔和老子的比較，說明道爲儒學的支流，隨後通過對先秦道家和後世道教的比較，說明方仙「非道之儔」。

道教「雜而多端」，不但對各家學說兼收並蓄，對各種民間宗教亦皆網羅。對各家學說信仰要接受也許不難，但要融會貫通、自成一體，却並非易事。兩晉南北朝，道教經過南北朝士族文化的改造，自覺向上層文化靠攏，又多網羅秦漢諸子入道書，在經書造制上，又多採擷佛教義理，內容龐雜，